

春江花月夜，三代同堂奏江南

——藏在旧楼里的“丝竹桃花源”

【文/青年报见习记者 林千惠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旧楼丝竹，八十五载守望

复兴中路的一处老小区里，藏着一栋二层旧楼。楼梯极陡，窄得只能侧身走。可一推开门，耳朵就被拽进了音乐的“桃花源”。

正是排练时间，乐队奏的是《月儿高》，一部从明代嘉靖年间流传下来的古谱，用旋律描摹月色的起落。乐声时而委婉，时而浩瀚，仿佛月亮从海面升到中天。

没有指挥，但有一位“定海神针”。年过八十的国乐研究会会长孙文妍端坐在方桌旁。她是这个乐队的“纠错手”，群奏之中，谁的一个音不够到位，她一耳朵就能逮住。等一曲终了，她便气定神闲地一个个地点拨：“丝竹乐队中的笛子声音需要稍扁一些，这样它与拉弦乐、弹拨乐的声音间的黏合度会高一些”“扬琴击弦的竹笠斜线入弦的声音，可能会更柔和一些”。

自2010年起，每周四下午，这栋矮楼里的乐声便雷打不动，一晃就是十五年。但十五年的光阴，放在国乐研究会的岁数面前，不过一粟。85年前，音乐家孙裕德在上海创立了以江南丝竹为核的国乐研究会，在兰心大戏院首演。

泛黄的旧宣言，字里行间仍有余温：“音乐足以陶冶性情，为正当娱乐中之无上上品。顾今之音乐家多摹仿西土，而我国固有之弦管，已概履视之矣。国乐研究会有鉴于此，爰集同志若干人，由孙裕德君领导，从事于国乐之研究，辛勤练习，历有年所。”时隔多年，孙裕德的风采只能从旧事里打捞一二。直到1985年国乐研究会复会，他的女儿孙文妍接过了会长的担子。

“江南丝竹有点像西方的爵士乐。”国乐研究会副会长何小栋，孙文妍的儿子打比方道。学会弹一首曲子不难，难的是江南丝竹本质上是单旋律的二度创作，不同乐器各按特性将旋律扩充完整。而一个乐队，就是许多人各自织好自己的那条线，再拢到一起，合成一首悦耳的曲。

然而，爵士乐响遍全球，江南丝竹却在民乐的海洋里浮浮沉沉。它被写进书里，变成了冰冷的文字，却很少真正流到人们耳边。也正因如此，何小栋和母亲孙文妍下决心，要让国乐研究会的音乐活成真正的歌。

这就是今天这支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团体的来路。只是，近百年前，乐队里是抱着乐器的那群“老克勒”，如今却是医院里的老医生、音乐学院的学生、学校里的老师。

新老融合，让丝竹韵味碰撞

在来到国乐研究会之前，95后王浩伊对江南丝竹的了解，不过是教材上的寥寥几笔。何小栋说起这事，语气里透着遗憾：“几十年前，江南丝竹也是年轻人玩的音乐，只是如今断了层。”

王浩伊从沈阳音乐学院古筝专业毕业，来上海工作，跟着孙文妍深造古筝。为了寻那一口最纯正的“江南味儿”，他一头扎进了研究会。北方的琴声粗犷，江南丝竹却是一身文气，这个北方小伙子，一度“拧”不过来。

谱子难背，规矩更难守。江南丝竹八大曲，最要紧的学问竟是“别抢风头”。研究会以箫、琴为骨架，王浩伊的中阮只需点缀。刚开始，他习惯性地想表现一番，指尖一滑就是一串完整的旋律，虽然过瘾，却破坏了那份素雅。江南丝竹的韵味，是“有框架的自由”。没有指挥棒，全凭眉眼间的默契。每个人都要像个谦谦君子：你进我退，你有我让。

这份挑战，也吸引了上海音乐学院硕士生刘之欣。在老师推荐下加入研究会，初来乍到，她吹奏竹笛，爷叔们的一言点拨让她大受震撼：“吹的时候，你得学会‘混’。”在学院里，老师教的是每一个音都要清清楚楚。可在这里，她领略到了另一种“野性”的哲学。那位在齐宣王面前滥竽充数的“南郭先生”，居然也需要学？后来，刘之欣渐渐悟出了门道：“所谓‘混’，是藏起锋芒，若隐若现地去托住别的乐器。这种‘隐身’的吹法，让我的技术长了一大截。”

“年轻人吹出来，多是蓬勃昂扬的劲头；爷叔们呢，一出口就是松弛的韵味。”何小栋说。比起“学院派”的年轻人，爷叔们大抵都是“乐痴”的劲儿，音乐早已融入他们的生活。老爷叔郑振麟是肛肠科医生，手术台上拿手术刀，回家路上随身揣着笛子。家里人不用看窗外，听到笛声就知道他要到家了。一辈子守着那么几首曲子，早已信手拈来。再比如周韬爷叔，作为孙裕德的关门弟子，一曲琵琶《十面埋伏》能弹得杀气满屋。乔忠芳爷叔从小拜师各种名师，笛声一绝。王浩伊由衷感慨：“他们真正把音乐、把江南丝竹融进了血脉里。可为了演出‘中正之气’，他们又会收起自己的锋芒。”

由此，在上海国乐研究会中，学院派的严谨与民间的灵动、青年的朝气与长者的韵味，在这一方天地里不断碰撞。何小栋盼着，这条流淌了近百年的河流，能因为年轻人的加入，在现代社会里拐出一个优美的弯，淌出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。

匠心打磨，从练谱到合拍

2024年初，国乐研究会录制专辑《上海国乐研究会·丝竹乐历史声》。会长孙文妍写下：“我们以音乐学院的专业标准，来提升乐队的音乐品质。”



排练现场。



旧楼窄梯，三代同堂，没有指挥棒，只有眉目间的默契——这何尝不是江南文化动人的模样？他们用一年的时间打磨一首曲子，不为炫技，只为那句“你进我退，你有我让”。年轻人在这里学会了“混”的哲学，老前辈在这里接住了青春的朝气。每个周四的下午，江南的味道就从他们指间实实在在地流淌出来。

平和清新的曲风。

刘之欣在这里找到了一种“使命感”。“最初只是为学习，但现在，我感受到江南丝竹本身的魅力。”这位年轻的竹笛人表示。

薪火不绝，江南始终绵延

“一个民间的丝竹乐队，通过一己之力来完成这项文化的传承任务，实属不易。”孙文妍感慨。她与何小栋是母子，更是守望江南丝竹这片阵地的“战友”。整理尘封的曲谱、打磨会史的宣讲，还要带着年轻的团员四处奔波、登台演出。对于已入耄耋之年的孙文妍来说，这无疑极耗心神的，但那颗守望的心，等到了好成果。

两年前，《上海国乐研究会·丝竹乐历史声》入选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精品出版项目；不久后，团队跨越出江浙沪一带，带着江南丝竹走向北方，被邀请至中国工艺美术馆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进行演出。北方的观众不熟悉南方的腔调，听得认真，夸赞音乐“温润平和”。2025年，国乐研究会被评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团体。

“这五年的时间里，国乐研究会的同龄人也在增加。”王浩伊回忆，从最初的三个青年，到现在已增至六名，有弹琵琶的，也有吹竹笛、弹古筝的，观众也在增多。“去杭州音乐学院演出，不少大学生来看，还有个妈



国乐研究会现任会长孙文妍。



国乐研究会创始人孙裕德。

妈带着小朋友，认真地听完全场。”不只是乐队本身，江南丝竹的世界也在不断扩大。不久前，国乐研究会去苏州进行交流活动，一个由青年人组成的江南丝竹团体，还来向国乐研究会的老前辈讨指导。

在未来，非遗究竟该如何传下去？何小栋给出了国乐研究会的版本，答案很简单：“传承、不歇气地练，往极致里磨。”

在国乐研究会85年的历史中，有许多在场的年轻人不知道的故事。就像他们不知道，黄晓初当年为了听一曲丝竹，每周都要赶一次场子。在短视频时代里，他们大多低头抱着琴瑟练习。但好在，只要琴弦一拨，那段历史便在指尖复活。旧楼午后，三代同堂，琴声连绵。春江花月夜，江南始终绵延不绝。

爷叔黄晓初至今记得，20世纪90年代，每逢周一，城隍庙湖心亭总有江南丝竹演出。下午4点，他在延安路开完会，急匆匆赶过去，用最快速度穿过七拐八绕的九曲桥，直奔湖心亭。临到门口竖起耳朵，丝竹之音尚若隐若现；进门后一层层爬上楼，才听见乐声悠扬。坐下来，缓一口气，点上一壶8块钱的茶，与音乐共度半小时。台上的表演家都是熟面孔，他记得的名人就有董克钧。

三十五年白驹过隙，黄晓初竟从台下走进了曲中。他怀里那把笙，如今稳稳地融进了《行街》与《中花六板》的合奏里。

他所在的乐队，成员年龄最大的和最小的，相差了半个多世纪。老爷叔吹笙，小姑娘吹竹笛，阿姨抚扬琴……能想到的年龄，能叫出名字的中国乐器，几乎都在这儿聚齐了。老、中、青共聚，好比是一场三代同堂的演出，丝竹声声，其乐融融。2025年，他们被评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团体，把那一缕最地道的江南风情，一代代传下去。



国乐研究会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演出。